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孔廣平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六

餘姚黃宗羲編

述一

陶述 朱衡

余甞遊於龍門之野而觀陶焉晉陶者諏之則曰凡為陶不範則不匡不合則不附己厚則闕益薄則沕不堅則不飭不細則不澤故範之以眡其規也合之以循其塗也適之以防其埶與甂也堅之會其微也細之覲其

潤也由此者內諸火而出焉而後為良然範之合之厚薄之己而堊之細之而色者遷乎其施模者易乎其受則火土所運神機自生力弗與焉其名曰變目之炯然若扣之将金玉其遭也寄一二於千萬品中故非可嘗期遂不敢以供歲貢間有之亦將毀其大且奇者取碎瑣蒙而售之蓄賈罔厚值而已督之司亦罔覿之矣間所供上者率無異常品特非罷隙玷璺為精縝絢爛端正耳於是渟然動焉曰不亦善夫陶技之下也然其貴

足以禮清廟其次預燕享其大瞻華夏生民之用廼皆常品獨其奇不與故萬物之情皆陶焉夕駐祇林視弟子所為文讀之不能句朱子曰余欲言文耶盍往觀陶諸弟子咸往觀陶事

學初述 曾朝節

余盖素未信學聵講學者目攝之曰道中天日也奚俟講而明乎學行而已講何為嘉靖乙丑春余與同里王楚陽觧元南宮下第辭座主侍御徐巖泉公公授以古

太極測一帙途次展玩至陷溺禽獸圖瞿然曰人之不學乃至此乎遂相與矢天而盟必為聖賢顧茫然莫知所以為學之方余謂楚陽曰中庸論性道教道不可離其功夫惟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吾人亦勉於敬而已於是日相戒飭目不妄視耳不邪聽口不戲言身不媟動如此者四十餘日以為精神歸併庶幾君子戒慎之功時亦覺其束縛勞苦以咎之於功未熟也及抵家各以人事不相聚者月餘則前功皆弗復記憶之矣居有

頃徽州程天津公至衡凝齋先生亟謂余天津者心齋先生高第弟子余乃約楚陽訪之於石鼓一見問余植齋之義余告曰節之直也不植則不立欲有以自立爾天津公曰固也不猶之植木者乎將於枝葉植之與抑於根植之也余曰亦於根植之耳然則先生之植安在余未有以應天津公曰吾人此心即性命靈根也培養者只於靈根培養自然枝葉暢茂開花結實不向根上用力根既不固而欲其湊泊能乎余乃恍然悟為學之

功若此其簡易君子之戒懼初非束縛勞苦於外而束縛勞苦者宜其一放失遂不復記憶也天津他日示余二絶云一種靈根天上來幾人知向此中培津津生意無窮妙葉自隂濃花自開葉自隂濃花自開枝頭忽見已成梅好將鼎内調羮味毋負當年苦意栽自是余與楚陽既宗敬之先贈君逈致之家塾而余日叩公所得於心齋先生者與之辨駁不休余告公曰吾之所無疑於古人者孔子而已以公與先生之見讀孔子之言而

無疑也則已矣以公與先生之見讀孔子之言而有疑也吾安得而不問辨以思乎久之公所得於心齋先生者余既無所不寘力余亦忽若有以自得一時同志冺齋益齋楚陽諸君與易僉憲蒙菴劉冏卿仁山二公相約為學會而公之於衡人士多所開發先贈君舍弟守齋涵齋賴公之教而立尤覺蒸蒸於家庭間殆未六七年公卒於嶺南先贈君楚陽涵齋亦後先物故矣盛事不可以久徼九原不可以復作念之其能不雪涕哉今

年癸未天津公次郎勉之走京師訊余余重其别而憶曩者所得於公之教不可以無紀也故述學初以寓我感慨之懐焉

旱述　雷禮

歲玄黓執徐八閠自季春至仲夏不雨赤旱千里余時司理興化郡惻之謂太守曰大旱則雩祭禮也遇災修省其可後乎太守曰然率僚屬齋沐宿山川社稷壇朝夕虔禱越七日不雨有告壺公山其脈通海視潮盈縮

石穴水深數十丈有雙蟠占年禱雨見之即應於是太守以下徒步二十里虔禱山靈如是者又七日不雨或薦有道人善符水運雷驅雨太守令使者名而問之則對曰能可計期迺立高臺虔祀道人暴烈日中指掌運雷如是者又七日不雨太守怒曰邪術不經徒惑衆耳立譴出之時士民汹汹憔然相對以泣太守憂歎長吁甚忽恍寐夢衣朱者排戶而入謂余曰汝語守夫人旱未除徒咎天旱其誰欺乎古人啓蟄不殺方長不折所

以廣生道也今矜殘恣忍賊及無辜一罹告訐牽連根附以意而周納之少犯其怒則敲撲痛詆無完膚其渠憸宿狡乘為牙噬晝禁食夜楚寐使瘐死不可質詰其名曰酷旱財為民命一芥不可橫取今婪心如熾谿壑難填巧立名色以便侵牟於罪條之出入差役之輕重視賄為差甚或利其重積緣為奸市辟之割葵者不傷其根不止至於國課逋負通同隱匿每遇監司按核謾讕不能得其真數其名曰貪旱有司奉天子命令所以

宣教化也今驕盈踰制靡用百出備肥甘則羅海錯陸羞角為尊貴侈服御則奪良貴綺紈價不半給而又新公廨飭器具廣交游納款澤惟求炫人觀聽不知公私已殫矣其名曰奢旱國依於民民依於信今大道不行習為狙詐朝弄其民夕爽其行時伺上官意旨文飾條目無一善狀有中其鉗口者則掩黒為白使悃愊無華之吏治反抑下考其名曰欺旱夫食人之食當分人之憂今習寵偷安牽耗歲時坐堂未幾旋即私居惟計日

以需遝不留情於民瘼以致文移束閣吏胥竊權有經年褁糧聽讞而生理盡廢者及奸囂不軌剽敓坊閭則曰有司捕在民焉賴之其名曰慢旱夫天居髙聽卑陟降厥士兹五旱者動拂人心致其怨詈甚於旱魃之為害也不洗精澄慮反其所為乃測之冥冥徼於難必是熒惑退舍不由乎善言而反風滅火可以私邪致也不亦戾乎言訖而逝甚覺起歎曰有是哉天且譴告之矣言之太守請理繫囚寛宿賦罷重役延耆舊名徳於庭

審所宜者興革之逾宿大雨越信又雨民忻若吏生朞
於是益知砥礪自修因述其說置座右云

農述 雷禮

山隴之陽其埜石溜寒惡不便闢墾有附地居叟利其
曠幽可田操銚鎛去蔓草芟夷蘊崇之如是者不遺力
越歲成田解凍而耕暴背而耨計秋獲甚微或曰利不
償力固若是盲乎叟曰不然夫赤土可沃吾力固進於
地利矣時灌溉習培壅如是者三稔迺擇嘉種是穮是

蓘弗虞恒暘槁之倏變恒雨又腐之不獲半或曰異乎子之勸也豈餒在其中非耶叟曰不然夫饑饉必有豐年吾力固進於天時矣於是濬溝澮平封畛如是者又三稔且慮蟊螣諰諰甚謹於苗也懼其仆日一視焉於稼也懼其涸日三視焉於穡也懼其揺日五視焉暨登圃其獲倍或曰子力則徼矣第薾然疲役可不哀耶叟曰有是哉夫好逸惡勞人之情也不云好生惡死者乎吾固無以易此矣雷子聞其言壯之曰韙哉叟之志可

貞矣夫石溜寒惡之野叟不以好逸焉奪其好生者不以惡勞焉奪其惡死者卒登腴壤大獲有秋況仁義者人心之田存則榮甚於好生也舍則辱甚於惡死也乃愛心不如田不亦自棄於居叟哉是故質美者腴壤易治者也其下則石溜寒惡之野耳苟定仁義以立基存養省察日夕靡懈則始於立身終於濟物其利不亦大乎予固壯叟之志有君子自强之道述其事以勵諸子焉

拙政述　陸釴

政亦難矣哉篤撫字則催科怠急催科則撫字忘然則如之何或曰寧拙催科勿忘撫字不失為良有司嗟乎是不達於政之論矣夫以民奉君古今通議軍國浩繁賦稅是需催科之政如之何其可緩也第求之當有道取之當及時災沴不可以不蠲豪傑不可以不抑侵漁不可以不杜幽隱不可以不達虐胥奸吏舞文作慝不可以不懲能行五者撫字存乎其中矣是故撫字所以

行榷科之政榷科所以運撫字之心非判然二物也其或不達乎是而姑息以惠奸市恩以徼衆沽一己之虚譽廢國大經而不顧獵一時之歡娱貽民重害而不恤若是者邦政之積蠹王政所必誅良有司弗為也或曰然則陽城不足法乎曰唐至貞元海内疲於兵革間架酒榷無名之征紛然四至而諸道競以羡餘取貴寵如城之抗志不回為民蘇息可謂賢矣第不知今之所謂賦税果無名之征耶抑亦中正之法所不可廢耶而今

之布列郡縣者果盡能如陽城之宅心否耶使陽城處今之世抑不知視今之賦稅將拙耶勤耶不可得而知也是故為令如陽城當貞元之時則可非貞元之時縱焉爾矣有陽城之心則可無陽城之心詐焉爾矣吾願諸有司皆陽城其人如學陽城之拙而不得其意流而為縱為詐斯不亦涉於巧乎易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傳曰未有上好仁下不好義者也圖政之本實惟在茲拙與巧又奚足論哉余性素拙不能以巧容於時迺茲

來督藩稅蓋於拙性為拙政稱其能矣獨慮有司求拙者涉之於巧也非復古之所謂拙也見輙與辯辯必有以稽其政而反之以自省因退而書於拙政堂之屏云

明文海一百三十二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讀一

讀遵巖先生集 蔣德璟

歐陽公識蘇子瞻置第二子瞻推重歐公不啻口吾鄉王道思先生識李于鱗先生置第一而于鱗譏毀亦不啻口論者以此定二人優劣非也使于鱗之文果勝道思如子瞻出永叔一頭地即毁之於師見薄而於

文示公猶未為過今舉世厭于鱗文即元美奉之最恭而晚年已有異議大約如史漢語輔以詰曲聱牙而已讀之雖古色斑駁而非真史漢也即元美弋獵五車於今故亡所不綜辨史才高而六經之學似亦惘惘故學元美者入門甚便去古彌遠道思先生嘗云學司馬子長莫如歐陽永叔學班孟堅莫如曾子固吾正是學馬班豈學歐曾哉第其所學非今人所謂學今人何嘗能學馬班止是每篇中抄得四

五句史記漢書餘皆舉子對策與往來贈答寫東寒
温之套語而曰學班馬亦可笑也此語直為七子傳
神然元美淵富故不易及亦自成其元美故余嘗私
論明文以金華北地晉江太倉為四大家而為晉江
者非沈酣經術湛深史漢力厚氣釀獨立間架未易
下手政恐逗入策套寒温蹊徑耳若于鱗不足深論
也

讀黄帝素問　趙玉

余讀黃帝内經素問愛其文雅義該竊獨疑其非黃歧舊文葢有三焉一曰名物之疑夫上古聖人作物適用立名便稱匪物曷名匪名曷稱素問所引多堯舜時事黃歧雖聖何由前知如飲酒燔炭歃血九州之類是也二者音韻之疑周公彖易孔子删詩其間韻語多用叶聲是書遠在二經之前反用沈約顧野王江左之音如生榮平明藏光張章之類是也三曰字畫之疑許叔重上取六經旁蒐百代著說文解字不應獨遺此書顧其

字乃出叔重之後如疿疔痏骿齡蝢肞逕髑骬之類是也嗚呼歷年既久豈無舛訛存羲設疑以俟來哲至於法攝養以保身窮病態以惠民察運氣以燭理辨陰陽以候時明智君子亦有所取也夫濟三才之原探萬物之本要非聖賢詎能有作夏蟲疑冰凡夫非聖罪我者其以是歟

讀二谷先生詩文集　夏鯨

僕垂髫受讀經史百家竊鑽旨而擬趨馳三四十年當

追古人末軌即不追不違里也駸駸四十年瞠後將伯引予而莫之顧亹亹躋涉於玆望洋瞻巘浩浩乎巍巍乎吾及其半已乎將半莫之及邪儻不遄汝勉勉捫危歷室坐閬風巔俯大瀛海環帝下都庶幾少愜吾志嘗語妄推者曰謂吾載籍中識之无十數字吾無讓焉將名我讀書人惡敢哉比有學者方據案句讀離犢口占輙自號讀書譬之陟階數級闖首簷端曰余天上人也不乃良可笑哉玆讀二谷先生詩文集畏而脅息作而

壯歎大荒中有先生焉始可謂讀書人也已矣先生詩文悉祖三百篇三百篇至矣試畧其音准佗經誦之其詞亦為六經冠竊師之而末之能先生得之夙矣超忽塵閡風巔企予瞻之其天人也邪先生嘗與僕有罘弋之獲乃自忘其以六合為樊涔魚鳥何之邪即罘弋之獲幾何良貫虛無肩牆閾室先生與僕之謂矣盱尋見丈盱丈見常戚施之目莫見嵩梁滎洛五尺之童指泰華而相謂曰其高並我先生光射於詩文具瞻於時髦

者其洛西之華山也乎後學夏鯨附塵末册

讀汲冢周書　　郭棐

古書自六籍外傳者葢眇少矣劉向班固所録則有周書七十篇晉大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冢得之所言皆文武周公及穆宣幽靈之事故曰汲冢周書云予披閱之就中時有格語度訓篇曰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武稱篇曰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國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

大開武篇曰其維天命王其敬命祭公篇曰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卹於外尚以時中乂萬國芮良夫篇曰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勝衆后其危哉玉佩篇曰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不過在數懲施舍在平心不幸在不聞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至哉斯數言者即壁中書奚加焉謚法解則周公之所制時訓明堂乃禮記所采王會解博於鳥獸

草木之名史記解明於治亂興亡之迹卓有可觀他篇蓋多誇詡詭譎如利維生痛痛維生哀哀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則非文王之謨也射之三發擊之輕吕斬之黄鉞懸之太白則非武王之烈也六則四守五示三極則非周公之訓也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收其麥冬寒其衣服則非司馬之法也世俘解言凡憝國九十有九馘魔億十有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則嬴秦之暴不酷於此也官人解言設之

謀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事以觀其治臨之利以觀其不貪濫之樂以觀其不荒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則儀衍之詐不深於此也又奚謬盭若是故或謂戰國時纂輯出逸民隱士之手然閱其云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則晉狼瞫稱之綿綿不絶蔓蔓柰何毫末不掇將成斧柯則蘇秦引之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則史遷周紀述之其書蓋似出春秋戰國之前抑周之野史與未可知也謂為周之誥誓號令經孔子刪定

之餘則吾不敢信

乾隆御覽之寶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孔廣平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問答一

禨體

葬書問對　趙汸

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書至矣問曰葬書真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

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次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叙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宫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葬地之法其肇派於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畧如今葬書尋龍捉脉之為者豈東漢之末其説已行於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母曁

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邪然無所考矣問曰葬書世所有然自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馬温公乃欲焚其書禁絶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大悖於理者書固可焚術固當絶也夫盛衰消長之變一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功力無能為蓋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測者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為異端奇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為言者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嘻其欺天罔神謗造化而誣生民也甚矣

世俗溺於其說以為天道一定之分猶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顛到錯亂伏藏擒制於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而世道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葬書之有以誤之與禁而絕之固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既已如此而又以為葬地之理在焉何也對曰術數之書其言不純往往類此夫創物之智難以言傳固不可以為言者之失而蔽其善也曰敢問其言之善者何謂也對曰所謂乗生氣者是也班孟

堅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然最為得形法之要蓋與葬者之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百物之精故地形之書與觀宫宅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後世楊廖之徒遂精其能而極其變然後坤靈生息之機得乘以葬而後無失焉蓋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見側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事雖鄙而理亦微矣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三言者足以盡蔽其義盖古先遺

語之尚見於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葬書之旨耶對曰五行隂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聲色貌象各以其類蓋無物不然無微不著而況山阜有形之最大者哉茍至理所存不必其説之皆出於古也曰直者吾知其為木鋭者吾知其為火轉動者吾知其為水而圓之為金方之為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為天為金為圓因其從革以觀其在鎔則知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中蓋體坤而得地之象也問者曰然

則或謂人間萬事皆順惟金丹與地理爲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藏外應天行流精布氣以養形也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絪緼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靈爽而貫幽明知金丹之爲逆者則生氣得所秉之機矣夫豈二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閩巫方位之說亦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克此自陰陽家事非所以求形法葬書言方在勢與形之次

而近世臨川吴公刋定其書置是語於雜篇之首盖嘗與人言方位時日無關於地理可謂得其本矣譬諸方伎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脉之度數長生久視不出乎内外之法象盖形氣之治神機合變不係於方其本如此問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將即形法而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辨譬之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也有不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

必不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為術之本不足以範圍大化也移之以推六畜輒大謬者六畜之生不同於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求地理況乎隨意所擇不得形法之真而槩以其說加之則亦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耶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者又何耶對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傳以為閩士有求葬法於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

觀諸郡名蹟以羅鏡測之各職其方以相叅合而傅會其說如此盖瞽者扣盤捫燭以求日之比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於閩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事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斑按圖索驥者多失於驪黄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畫師喜模鬼神惲作狗馬況羈旅求合之巫惡肯改所難以艱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為智者道爾問者又曰理既如是則葬書所謂反氣納骨以蔭所生者

固在其術中矣何乃於奪神功改天命之說而斥絶之
若是耶對曰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者氣機自然之應也
然吉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常鮮遇而遇
真術者爲尤鮮是其術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且
懸於天而不可必令其言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
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豈葬書
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令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
地多驗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所得或

反倍謬取禍豈亦分定者不可推移耶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鼎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貪巧取牢籠刻削以為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地者亦殖私窺利之一端爾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倍謬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

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地風水泉螻蟻之為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於壑蓋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爾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為所得為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君子之澤未常有加於報施之常則其託斯事於李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羡期必也哉

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為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為口實則仁人孝子之葬其親地不可無擇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既如彼而得失之懸於天者又如此則所謂為其得為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耶對曰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斂手足形還葬與葬以天下一也故喪具稱家之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禮致嚴於廟以盡人

鬼之情而藏魄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夭不及期周過其歷祈天永命歸於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乎時義而無容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無憾於慎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為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

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羣物故建元龜泰筮以為生民立命而宅窆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强人以所難知者哉且江南之林林總總生生化化者無有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純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關後世而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有一於此葬書所謂勢來形止地之全氣者誠未易言若

夫童斷過獨空缺曠折水泉砂礫凶宅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廻溪伏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規以為族葬者雖鬼福之應無及於人而感衰之常得以盡其天分譬如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其視委之庸巫聽其貪戾妄作冥暗顛覆於一坏之壤而不自知者則大有逕庭矣昔人謂誤解本草為生人之禍今葬術豈輕於本草然藥餌得失見於目前而葬地吉凶每存身後故未有能稽終知弊者也事關於送終之

大節儒先君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裏精粗之藴與夫得失之由故作葬書問對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粲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貿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

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哉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畧耶峩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坐縻廩粟而不知耻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醲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

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愁鬼言　劉基

歲次玄枵律中林鐘北山起雲南滇來風土潤溽暑蒸㜲𩀺而為虹岑峯先生獨處不懌筋嬾肉緩體倦志𤻲形神枯瘁精氣消爍頽乎岸塌澌爾氷泐口不能言心意迷惑眅眅泯泯若有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賈生曰異哉先生之疾病也若陽非陽若陰非陰没没

淫淫倏浮忽沈其來無蹤其去無跡吐之不出下之不
泄汗之不液針不能刺艾不能灼其在丹元之宮爽靈
之室乎龍門子惟而伺於其寢是夕也玄雲往來月色
黯黮凄風吹衣陰氣肅穆颯颯寥寥恍若有物入自壁
隙閃閃魘魘唏唏峽峽肸肸欻欻若滅而沒如有形質
龍門子使保兒掐而問之曰女何祥也昊蒼賦形至靈
維人游魂為變歸鬼伸神女其神耶將德是憑廟貌血
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於克誠胡不名而自至蹈穢

褻而爽德馨其鬼也耶形氣殊途幽顯異致女身安屬女神曷寄冥乎漠乎非我族類胡為來哉吁可畏乎憎於人也於是其物滚滚而前跮跮而却睢盱䑛舕載踸載蹻咿唹嚄唶而致詞曰我愁鬼也生於昧潰之野而長於鬱戹之鄉其出無朋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饑無以為食渴無以為漿風雨颯灑無以為居廬霜雪淩冽無以為衣裳恒瞦瞦以儽儽忳悁悁其如傷或乃噫氣成城噓憂為陣當之者蒙蒙中之者暈暈巫陽見而哀之

為我請於上帝上帝惻然乃詔咎繇審厥愆申命巫陽賜吾六窮之符使游人間帝命若曰惟鬼無依將人是依王公大人積德為基運亨福宏女不可窺猗頓陶朱大屋高垣徐儀守門女不可干達人大觀知命不憂與女異志女不可投赳赳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瓜見女必怒瘤瘤痁痁載柔載纖旖旎沾黏則不女嫌低首下氣如胥如臟喑嗚涕泗則不女忌女往自擇無有差迕既得女所順與之處我乃再拜稽首受命以還聿求同

志以為依歸久矣未能得也間嘗秉予之虛入子之廬歷相羣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嬉嬉步履舒舒喜色著於眉宇精神滿於身軀諦所向之鑿枘知不可以與俱於是逡巡却立曳足欲遊微風入耳忽聞聲欬委霍呷喢嘆緩僊滯迫而視之得一人焉華鬢半禿發言遲滯舉趾局促頹乎若將覆之墻瘨乎若不食之鵠面感顰瓠膚凋槁木憂容不霽痗氣可掬伺而知其岑崒先生也於是因彭蟜以見先生於宵寐先生果憐而收我舍

我於靈府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糜飲我以華池之芳泉方期與我出處以終其天年龍門子大驚亟呼左右挺劍擊之其鬼黝然而消乃命賈生發囊傾瓢作大齊以投之岑峯先生汁然汗出衄然而知詰旦魂返魄定歸神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沈疴之去體也

土偶對 貝瓊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枓然而烏鳶噪其顛入其戶則毒草茀然而蛇虺蟠乎

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剥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閲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賈泝濤往來者必禱神皆荅之如響百穀歲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剪荆棘而宫室之或光怪夜見髣髴金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麕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

之神也若何怪焉是夕宿於神之旁有介而弁者見於夢曰吾既辱子子何毀之過耶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邑邑有令大而郡郡有守其為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内附百姓外柔四方生殺繫其喜怒黜陟由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寮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複壁而居目瞽而黒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

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握珠玉被錦繡且倀倀焉尸居而鬼躁未始見德於人子奚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然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基圮而殃穴蟻其不為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汚安知其才足有為而時不可為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稱於時一盧懷慎耳張華裴頠禍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

而同為土木已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者之不悅也故尼

補余氏潮汐對 童軒

古人之論潮汐者非一或言氣之升降或言地之喘息或謂神鰌出入或謂地勢浮沈臆說紛紛訖無定論惟唐人盧肇嘗著海潮一賦以謂潮之往來舉係於日世頗以為近理至宋儒余氏安道獨覺其非其言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月之所臨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潮

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絶皆係於月不係於日何以知其然哉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余氏此論又謂信而有徵矣

然近時史氏伯濬則又譏其失曰所謂月之所臨水往從之則亦盧氏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出之處不知去海凡幾萬里曾謂水有可以從月之理乎謂潮與月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於月則不可及其論朔望春秋潮之漲大則又歸之氣數然後知水之從月潮係乎月之說皆未得為通論也何則謂潮朔望則大兩弦則小似矣春陽中秋陰中潮當其時而極漲豈亦係於月乎非不通之論而何雖然史氏之

言辯則辯矣然皆泥其迹而不察其理知其非而不信其是予於是慨夫余氏不能起而為之對也且月為陰象水為陰物陰類既同宜必有相感相從之理是故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與月之於海又孰為遠且近哉然取水而水盈取火而火灼者亦以其氣類之相感耳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曰應曰求曰從曰就言雖殊而理則一由是論之謂之從可也謂之應亦可也又奚必疑於從

之與應乎此予謂史氏泥其迹而不察其理也至若春
秋之中而潮勢極大者盖二月為卯卯之支辰為兎世
謂月中有兎兎之生必望月理或然也五行家又謂癸
水生於卯非以陽中之月毋旺而子生乎卯為晝時故
春分之晝潮必異於他時也八月為酉酉之支元屬金
月本金象故其色白而體虧盈又若可從革者理所同
也五行家亦謂金能生水非以陰中之月金旺而生水
乎酉為夜時故秋分之夜潮必盛於他月也此予謂史

氏知其非而不信其是也大抵地之有海猶人身之有脉也海有潮汐猶脉之有息數也潮之生必從乎月猶脉之動必屬於肺肺於五行屬金潮必盛於五行之中脉必表於春秋之候論至於是則潮之從月與夫盛於卯酉之月者天人之理一也

名實對　童軒

或為余言今之為親銘墓者率求當代顯人勒諸石譔文者曰某公也篆蓋者曰某卿也書丹者曰某大夫也

若此者將以邀重於世吾實愧其所為也予曰何為愧之曰吾愧其名存而實亡也公不能譔則假能者譔之卿不能篆則假能者篆之至於書丹亦然此吾所以有愧於彼也予曰不然古今曰能文者或有他故而不暇以為則轉屬能者以代此載於先儒文集中往往有之不幾於銘墓之似乎或曰彼之代者非其人之不能也不暇為也今之銘墓者沽名以邀重非其人之能也予曰子之言是也而其人之心亦有取爾也彼其所以邀

重於世者非以爲親之榮乎今之所以名存而實亡者又豈止於是乎姑即其最著者而論之大舉於鄉升於春官而進於天子之廷者所謂薦賢也古之賢才出於鄉舉里選必曰賓興策名賢書貢之天府必加拜受今也不然士之試於有司者圍棘以守之褫衣以索之監門廵綽以伺禁之而其嚴閑密固若防寇賊奸宄然者此豈復有薦賢之禮哉然賢者亦階是以出而不計其名存實亡者蓋以濟時行道爲急也茍以濟時行道爲

急固將取其大而畧其細也不賢者將由是媒利祿以活妻子不亦名實之俱亡乎彼名存而實亡者人或不為也然名實之俱亡者賢者乃為之吾不知也因而為之對

貴荅 謝員

洪武巳巳之秋予隸兵籍都城艮維之姚坊門迺九月八日與其儕輸作於公晨自龍江之次舁巨木抵門乃歸則寘擔縴牖下治蔬食食畢仍以日之餘力銷彘肪

乎缸旋以讀書比夜漏下二十刻許罷極而睡夢一神人赧如其形皺如其聲瞋色盛氣指予謂曰吾寧女讐也耶何今日毒我之力也予矍然問曰予謂誰為毒也其神曰女終日毒我不識也耶我托形汝面居中嶽下山林間我口神丹朱也汝顧諉以不識非妄甚歟予沈默良久徐謂之曰予神而尸予口予其惡予是毒乎今予謂予毒予反而不得也敢問毒何若口神曰若欲言若毒也耶汝他日固恒毒我而莫甚今日請為子數之

夫啟明在地翰音未呼晨蓐而食飯糲蔬麄略弗下咽子强致吾予之毒我一也出側徒旅傫然就途或驕而歌或悲而呼頤撼莫合息窒罔紓予之毒我二也衆其舉任予肩非勝众呼倡予邪許以譍奄奄綴息叩叩聯聲予之毒我三也弛擔作肆我謂稍閒號咷以慟於邑而歎奚體之勞而予之煩予之毒我四也往復三舍繇旿踵昏傴投圭簞漸炊是親復飲食予猶昔所云舍此四毒庶夜而訴若之何比暮而猶予勤也膏膩弗糧目

眕弗舒攤郲據几復書於劬兀兀矻矻伊伊吾吾使吾屬羅於虎賁正輪之徒舉頷頷焉而搖熇熇焉而歆爍爍焉而焦吾茍非子讐何子毒吾之饒耶吾見托形於他人之面者食前方丈已飲羶鄉左絲右竹已鮨宮商代言敷奏已宣辭章居則漱乳覲則含香液津流潤輔靨生光此固富貴者為然然至托於貧賤者視我猶愈也彼歌則不哭勞則不讀乞匄盃炙亦饜膏馥獨我不幸而為子所毒也予復之曰子之言予是乎吾愳眞有

毒於予也言茍止是則予之托形於吾乃大幸也而非有毒也吾語予大幸設予不幸託形於便佞之人截截善諞營營忒忮如簧覆邦危機生厲則人將惡予而目予為利矣設予不幸託形於亂世之人卷智囊括束辯縢緘下禍之端上謫之監則人將戒予而謂予為箝矣設予又不幸托形於深中之人鬼蜮幻詐率狙與狼譎謀以秘害乃昭發則人將冀予之滅而併軀之馘矣其或傷於辯而摺羅千悖於詈而拔正輪梏於不順而斧

虎賁是皆若辱且不幸者其毒若此而子不聞乎今吾之處子也食必正茹必壽哇不義謝嗟來是自子而入者無違而子可無麄糲之辭矣道法言頌雅詩禁躁妄屛支離是自子而出者咸宜而子可無劬書之譏矣羹味雖不足猶暮鹽而朝虀有言雖不信猶正理而達辭用能守子如瓶而善千里之樞機此數者皆子之大幸顧謂子毒子何是非之背馳歟若夫勞而歌其事哭而宣其悲呼以相其力吁以洩其思是皆人情之常吾不

虞子之樓樓也於是口神而心内顧喋不得語懟謝而去予亦遂寤則趣趣五鼓而自公名之者在户矣亟名墨卿録其所臆秉擔與縴復趨厥役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四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問答二

襍體

雀鷄對 張治道

太微子西園兀坐見鷄逐雀欲捕而食之雀懼縮如蝟投叢林中鷄往回搏擊雀自林中投下鷄亦側身下擊之得雀擒而未食令左右捕鷄並得之擲雀地上雀悽

懼喘息於是縛鷃責之曰汝毒惡鳥也雀何罪焉而汝擊殺之將令左右撲殺鷃鷃張喙瞪目不能言而對之以意曰天地以生物為心造化以陰陽為權氣有陰陽則質有剛柔質有剛柔則性有善惡善者弗論惡者可言鳥則鷹鸇鷃隼獸則虎豹狼豺皆以搏擊為性噬畜心我形雖微厥類同性性以役形形以成性自忘其毒不知其惡而子責我以死則子惑矣蓋上帝不仁賦我以性生我以形喙短而利爪鉅而鈎目瞀而疾翮

矯而健有此數者含雀何加焉捕雀而食是葢天性也使我喙如鵝鴨爪如鸛鶴目如帝江翼如翟雉則將潛形隐性之不暇矣又安能擊雀哉今聽子言將吾拳其爪閉其喙戢其翼瞋其目見雀而避則我將餓而死矣子徒知雀無罪而遭噬而不知我無罪而遭死則我與雀何擇焉且我食雀性也日食三四雀而飽飽則擇木而棲以待饑雀食蟲性也日不知食幾萬蟲而猶吮墻喙壁以尋蟲雖萬蟲不能飽一饑亦貪矣而子憐之則蟲與

雀又何擇焉子徒知我食雀之為毒而不知雀食蟲之為害我類尚少雀類惟多天下不知幾萬雀日食不知幾萬蟲也子徒知一雀之可憐而不知衆蟲之可惜也子徒知一鷂之可殺而不知衆雀之尤可殺也子能訴之上帝變陰陽之權奪剛柔之性生蟲而不生雀生雀而不生鷂推而至於萬物善者存惡者除擊者潛身而受擊者安體俾天下之物居居于于各遂其生各安其性而不相賊害其為仁也豈不大哉子不能禁上帝之

不生而乃尤物類之相養余故曰子之心惑矣太微子俯而思仰而歎輾馬而笑令解鷂之縛而縱之去鷂驤首而謝昂然舉飄然逝矣

馬對　李夢陽

秦子北遊京師墮馬傷足時郁郅子亦有霜露之疾二子共巷而處郁郅子素善秦子居頃之謂其門人曰西不有秦子乎然吾聞其人矣非所謂守道自信者耶於是作黃鵠之歌以其門人上官氏為使往遺秦子秦子

是日會使使來遇諸塗使異其事各反於主而後交焉久之秦子愈先造郁郅子遂及墮馬事郁郅子强起問故秦子曰吾南產也不習馬出卒假人馬即不觧良惡是以墮耳郁郅子曰異哉言也且子能盡習天下之馬乎曰不能能盡觧其良惡而後假乎曰不能曰二者既不能矣子能終身棄馬乎曰又不能曰子墮馬喪何曰傷足曰幸若是鄉使傷藏絡挾脰磕腦抉眥毁齒子尚能即起耶殆哉殆哉秦子聞之讋慴無人色呫呫語曰

奈何先生幸以敎之郁郅子曰昔者伯樂學相馬於其師三月不進其師曰可以益乎伯樂曰未得其骨三月得其骨矣曰未得其神又三月得其神矣曰吾未得馬之外竟盡其師之術乃辭歸於是持以相天下之馬聆其聲而會其精睨其形而貫其靈然後天下無逃馬當是時也而暇於習乎今吾子不求諸馬之外日僕僕較良惡隨且滋甚秦子於是蹶然笑曰濶哉談也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予以伯樂望予無乃過乎雖然伯

樂即幸而生今之世吾恐驪黄牝牡之徒得以鑠金而刺天也誠使人衆議堅伯樂即幸而復生固不得破非其良也郁郅子不荅憮然有閒曰夫物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材美弗㸌是謂棄天㸌栗豐足怠厥力是謂戕地材㸌矣弗怠厥力而世無王良造父之儔是之謂命故馬一也遇王良造父則過都歷塊靡流景遂奔電蹀血萬里顯名天下不遇則放之沮澤之中與鹿豕烏鳶並遊豈非命哉豈非命哉昔有獻馬於楚王

者王愛之衣之文繡處之華屋席之露牀之安啖之棗脯終其身弗駕也馬嘶憤悲鳴跡蠲思效王一日之用王不從竟老死廄下故知而弗愛不如弗知愛而弗用不如弗愛故寧甘心沮澤之中與鹿豕烏鳶並遊不願衣文繡之衣席華屋露牀之安故即有棗脯之餐弗餐也此之謂盡性以俟天者也且子亦將俟其在天者乎抑需在人者乎秦子出郁郅子呼上官氏記之頃之郁郅子疾亦愈秦子客久鬱鬱不得意乃卒取學職往教於

楚下邑郁郅子往餞之曰子記疇昔墮馬之說乎予之不為天下知亦久矣奈何雖然行有物色予者第行矣

神難王廷陳

予獄既久請於神曰葢聞之洞舛者靈也贊貞者天也故哲領不折妖體必離亂魄見褫歆褁每迷故剌聖之刃必斷毒賢之鴆必覆掩正之網必裂墮良之穽必夷是神職也予之獄也奚罪待命移時倦肢憒志怳兮忽兮聆神之難一難曰醜士懟姸修夫詈短東家之宴西

隣怨詛是故握珠懷珍而賛瓦礫彼有跛鼈稱之駃驪鄰姬之瞽而曰是則明眸汝也蒙垢在伊讓其不潔彼髮不括若已蓬首是瞽鄰姬明跛鼈而擲瓦礫也汝奚無罪予曰天之畀予厥鑑湛湛乃緇其素詭中以容則予豈敢予不知罪二難曰據崇者卑附摽首者尾隨宅腴者瘠依言勢忌失也虎豹違山見威於犬悍夫不戒或孺襲焉鸞折其翼而鳶啄腹汝乃捐華背要而昔心不移夫舍陵趨壑誨擠者也去重即輕勗擲者也服冕不

則命裂者也子失勢矣固昔憎所乘而往怨所便也汝奚無罪予曰勢若龍蛇誰與執之且棄恥若疾掩耳冒詈貪主人之利而憚進苦劑予未能也予不知罪三難曰虎搏鄰牛操弧弗射非已利也虞人布羅獲禽丘若見者弗禁有在野也譬腹可飽忍割朋肉痛弗切膚也故攫隣之膏以赴盜火庇已而已子則塞勢者之賄奪肥乎大嚼之口而飼之人貽國人以富而甘以其身賈戾夫存鄰牛而射虎逢虎之怒惡禽斃而毀虞羅遭虞

之疾是眩者為也汝奚無罪子曰梟搏雞雛其母奮翅
知不能庇愛不已也夫聞啼助戮良所弗恐子不知罪
四難曰衆直頌行不勝單倿十堯崇治一桀潰之黠夫
伸舌惠口是屈故堅榦不伐決漲不過鑠焰不撲族節
不解奔飆不障虞反傷也而子務勁者之摧而孱士之
庇汝奚無罪子曰吾寧吾步之蹶誠不能使勁者之肉
孱也且覆惡以求立也德强以避抑也曷可說矣子不
知罪五難曰不拔之道存乎托也衆植其援以備攻也

王屋之烏弋人弗射皇囿之兎獵子不逐集瓚之蠅恐而弗擲若木之條引手莫牽蓂莢生陛弗剪弗踐其附然也故陽區無凍蟲仁壤無槁品潤國無燥類附之及也子膚托而子援矣汝奚無罪予曰予聞之健夫終日立不倚不僵衆恃而不怵非夫也予不知罪六難曰世有尊官莫知其名手握雷電奔轟閃耀旭昃倏忽殊態攺視傴僂而趨償以最考唯唯將事是為豐績磬折之腰壽其丈組如醴之脯頤祿是求故勁項者辱剛膝者

斥縠面者黜符中者完既泄之孔忤臆者扇不薪之焰是天下之至威也汝乃規守矩執恭不踰憲不省已倨咎人之僣兹搆之由也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予乃俯伏歎息茫然汗洽駭然股慄厥罪自知無復以對神不復難

囚對 周怡

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卧有柙日有數人監之客過問曰辱乎周子曰國法也而敢辱怨乎曰君罪

之也而敢怨然則樂乎周子蹙然正色而對曰君之怒也而敢樂也然則安乎曰安曰何安也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坐臥有柙則不敢以安動監之者衆則不敢以安言行有鐐則疾徐有節余今知檢夫是之謂安客曰不然也子之所云禮樂也子之所居刑具也以刑具為禮樂非繆則戲忠臣之事君也不逆其忠不反其行知國之法也而不敢以不共知君之罪也而不敢以不訟知君之怒也而不敢以不畏由

此而往其庶乎周子肅然起敬曰請事斯語矣

客問　郝敬

郝子有疾客問之主人據牀而歎曰衰病殘喘尸居餘氣如此藐孤何狐伏於肘蜮潛在淵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可若何客譬余曰無稽之言弗聽無徵之事弗信子其安之主人蹶然而起曰豺狼嗥矣何為無稽機穽成矣何為無徵請為子誦之故副憲胡幼泉公者吾先君世好也副憲子士本死無嗣其弟士美收兄財產

以巳子繼之此天理人情也諸胡羣起而争以書告國人牽帥吾家為比曰郝仲輿二子死不為嗣以有父在自有待也此言何為者耶夫余之不為吾子置後久矣吾誰待乎吾待人乎人待吾乎爾家託繼争產與余風馬牛不相及而安相株累誰為此謀聞諸道路吾家有不才子從臾之也諺所謂打鴨驚鴛鴦今日之包藏甚巧依樣畫葫蘆他日之陰謀巳兆余未之信也雖然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果若人言吾事烏可與胡事比論也

爾既曰郝氏有父在也夫有父在則子之後皆父後也父之後父自定之吾之家事吾自主之吾不爲二子置後者吾二子可以勿後也蓋子者嗣也子先父死不能後父即不成爲子既不成爲人子又焉成爲人父故子不能後父者父可勿問之矣兩子雖死予季在也有季在是吾後也吾既有後其不成爲吾後者可勿問之矣他日季多子欲爲兄後後之可也無多子兄之祀弟主之可也但使吾祀不乏殤子之無後者可無問之矣此

吾本意告諸先祖禰曉諸家衆鄉黨朋友國人皆知吾意今已八年矣一旦引他人事曰自有待也不知所謂自者何自乎家有父猶國有君也父不能令而待誰令乎彼所謂待待吾死也吾死將引胡事為成案以圖篡立心險而謀深是可恐也孰不可恐客曰兩子之不置後聞其旨矣說者比之胡事其情形事理將無同與可否願聞其詳主人曰立後之說古人謂有國有天下有人民社稷宗廟者委曲付託計耳若士庶人尚未有宗

廟而衰世一切借為爭利口實故曰禮之失也煩不達禮意而妄援之適足為豺虎鴟鴞毀巢取子者充先導耳今其辭曰大宗無絶祀之禮獨子無出繼之條夫副憲子士本庶長也非宗也即副憲亦胡氏仲也非宗也士本以庶長繼禰何得比大宗士本死無後即士本同産之弟收其神主香火之士本之資産皆副憲之遺業也亦惟副憲之親子得受之即欲置後亦惟同産之弟主之亦惟同産弟之子繼之今謂士美之子不當繼而

求他人子篡入為後不惟士美不肯即士本之靈亦必不饗謂副憲之子不得獨有副憲之貲使衆人分之不惟士美不甘即副憲之靈亦必不樂夫後其人而使其鬼不饗不樂神怨神恫災害立至焉能保之凡人家父子兄弟天合也自非大逆子弟不與父兄離今士美非弒父也非謀兄也胡為離之使子不得承其父之業弟不得守其兄之有而奪以與他人乎他人何功德於副憲與士本而必欲攜副憲士本之有以濫予之乎甚無

謂也如謂士美一子不可出繼夫一子雖不可以兩父香火自無妨於多主今以姪子而香火其伯父正所謂諸父也諸子也此禮之常也何待出而後繼何必獨而後子乎且士美年方壯安知他日不蕃衍而今以獨子奪之他日多子必更求復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此胡氏之事是非了然可見者也若以吾家事較之相似而大不同所謂相似者副憲父子非大宗吾父子亦非大宗同也副憲之子繼禰吾子亦繼吾為禰非繼大宗同也

所謂大不同者副憲死士美無制命之父故諸胡得而間之今吾尚在吾之子吾之後也其繼也惟吾其不繼也亦惟吾此大不同也副憲死士美兄弟析居十餘年而後士本死未亡人居守數年而後未亡人死若吾之子析居纔逾月而長子千秋遽死寡媳不能一日安其室吾以千秋房產均給千石洪範命治其兄葬香火其神主而汎埽其丘墓是千秋無子而有祀也無何次男千石又死居一年寡媳亦死其貲藏什器蕩費罄盡無

復一絲一粟之存唯餘房產吾命洪範收之子承父業

凡終弟及天理人情也又誰待乎葬祭香火即洪範奉

之洪範之子孫世世勿替引之此吾裁酌已定生有成

命死有家秉吾之家事吾不處分而更待誰乎此吾與

胡事之尤不同者也使吾欲為置後必吾親子之子然

後可使吾無親子然後可別議今吾自有子在也其他

非吾子者焉得無故而黷干之如謂千秋長子不可以

無繼夫子無少長成其為父後者成其為子乎先父死

雖長不成為後子不後父父反求為之後是亦不可以已乎生不吾養死不吾喪既不能恢弘吾業又不能顯揚吾生中道而棄子雖子猶非子也雖吾育之猶吾未育之也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又無功德可表又無爵廕可襲但令神主有託不至為餒鬼焉斯亦可矣如謂小宗不可遽絶夫我在即我為繼别之小宗且未須繼也我死則洪範即繼小宗之後今舍現在繼祖之父不宗而講先死不為父後之宗舍現在繼父之子不使祀己

而別求他人子以為之後此偏曲不通之論也禮唯繼太祖者百世不遷是為大宗自高祖以下五世遞遷即宗亦不稱大矣曾祖以下至於禰如我同父則伯兄為繼禰之小宗而我尚為庶我之子宗我我又小矣向使我先父死繼亦可不繼亦可為其無關於宗也有親兄弟為其無關於繼也况我之子又不能後我者絕與不絕繼與不繼我初不介意而他人為我竊竊然啜啜然何為者哉亦可笑矣此吾事與胡事之是非可以類推而

互見者也客曰若是則子不為父後者勿繼可也而禮云無子為置後又何也曰此為大夫世官無喪主者言也禮子喪則父為主吾在吾可主之兩子皆諸生未為大夫即無我而弟在亦可主之雖不置後未嘗無主也總之父在則子之兄若弟並統於父兄弟皆父之子也兄終弟繼皆父之業也有國有天下者每用此道而況士庶人乎弟奉其祖禰則無後之兄即可附食於祖禰之廟何必更置後而始祀哉蓋禮者人情耳非由人强

也故有欲繼而不得者矣未有不欲繼而人迫之使繼者也亦有有志之士不肯為人後人強之後者矣未有其人不納而乞哀於國人求篡入者也此於人情不甚相遠乎蓋其貪人之財則不得不冒認他人以為父利人之產則不得不甘居人後以為子此執鞭之士所羞為也故今爭繼之子多矣而無繼之嗣亦多其爭繼者必其有財有產者也其無繼者必其財產俱無者也為人後而不得所後者之財必不肯為人後則後人者後

其産也非後其人也先王制禮本爲仁厚之意時俗引禮專爲爭利之媒司世教者焉可不力爲主持也客曰欲主持將奈何曰貪夫爲産而爭繼則主議者不當與之論繼而但當與之論産彼心本欲産而借口於繼我不論産而論繼則貪夫之計售矣今且不必問死者之後爲彼當繼與不當繼但先問死者之産爲彼當得與不當得當得則與之不當得必不與彼明知不當得而託於繼我不論繼則貪夫之望絶矣客曰何産謂當得

何産謂不當得曰如死者之產是死者生平刼奪其族人不義而有之今死則諸族人得而攜之此謂之當得如死者之產死者生平拮据經營昏作勞苦而置之今死則惟死者親父兄子弟得收之他人安得而覬之此謂之不當得今吾家之產非吾刼奪人而取之也又非吾兩子自置也又非先世遞傳也皆吾孜孜汲汲修禮以耕之陳藝以種之也以分三子而二長死其產猶吾之有也吾自收之命吾季併而守之誰曰不宜彼何人

斯焉得視為道旁之棓而採之視為無主之鹿而逐之既交搆他人之兄弟因包藏門庭之隱禍立心奸險為鬼為蜮一至於此故自古國家之害莫大於爭利而爭利之害莫慘於謀繼援禮以飾奸而假仁以濟惡操戈入室攘人取貨凡謀為人後者皆天下之貪夫忍人也得利則舍其親父兄而甘為他人之子弟不得利則雖同產之子不肯祀無後之兄弟同父之子不肯祀無後之伯叔語云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故凡為人後者皆君子所

不齒也在記有之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使子路出延射曰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皆不得入蓋去者半矣夫為人後而與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比是比於亡命與俘擄也與亡命之俘擄比士君子豈屑為之故士為人後必不得已而有父兄之命有師保之言國人推戴之宗族鄉黨無閒言而後可然而季札子臧亦不屑就矣又況陰謀陷穽殺人以求之者乎是見惡於孔子者矣於是客起竦然怵惕斂容拜手而

颸言曰洋洋聖訓昭昭簡編不蒙耳提誰惕斯言凡百君子佩此韋弦勿摶黄口自矜我鶵勿欺衰老自謂我賢誰無父母甘作螟蛉如彼饕餮見利爭先如彼窮奇長惡不悛死灰可溺孫犢可憐不愧於人不畏於天客遂退主人次第其語爲客問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羅善慶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問答三

襍體

私謚答問　李濂

或謂門人弟子之私謚其師禮與萬渚子曰非禮也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故卿大夫有謚士無謚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是

故君之謚則稱天以誄之臣之謚則請君以賜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曰士之有誄何也曰乘丘之戰縣賁父死之魯莊公誄其赴敵之功以為謚蓋以義起也檀弓記之以著其失禮故曰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曰謚者行之迹也先生長者生有善行其死也乃以無爵而弗得易其名門人弟子之心實有所不能自安者私謚之舉亦禮之變者也何為而不可曰昔者横渠先生沒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且云漢魏以來

此例甚多乃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於司馬温公公答書深以為不可大意謂漢魏以來事不足法孔子之没也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顔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古禮非子厚之志也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此至當之論百世不可易也曰唐制無爵稱子凡養德丘園聲實明著

則謚曰先生何也曰此亦公謚也謂有司表其行而請之於朝既得謚則告諸柩前以白君之賜固非子弟之私謚也然法不應謚雖公亦私所謂漢魏以來事不足法者也亦何足據哉曰劉敞撰續謚法五十字自以為待後世天爵之君子何也曰此原父之臆見也吾嘗覽其所撰五十字皆以古人之名實之其無謂殊甚自宋迄今而世亦莫有用之者抑天爵之君子令聞廣譽自足以垂於後世胡為而私謚之耶是故弟子於師之亡

也心喪則可謚則不可

忌日荅問　李漁

李子當考妣忌日必杜門謝客不親書史疏素竟日客有造謁於門者閽人辭焉他日客愠見曰先生何簡客也曰以忌日曰忌日不見客何也李子再拜謝曰其有罪其有罪已而仰天歎曰古禮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

私也又曰忌日必哀其於考妣忌日致齋於内不通賔客守先王之禮也亦情之不容已者也粤稽諸古若王修之母以社日亡每歲社日修感念哀甚里閭為之罷社祝欽明以匿親忌日而貶申州元亘以忌日辭攝祭而甘坐罰凡此咸可鑒也夫既見賔客必接談笑而孝子之心恐乎不忍乎顏氏家訓曰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賔不理衆務而艾仲儒侍郎嘗聞其祖母于歸時衣笥中得黲黒衣娣姒皆驚駭詰

之曰父母敎以過翁家忌日著此耳當時衣冠之家猶知此禮惜今未之聞也晦菴先生大儒也每於母夫人忌日著黲黒巾衫門人問其故先生曰子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先生凡值先代忌日必蚤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禮闔門蔬食此士大夫所當法也故曰君子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有斯須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斯須之喪弔日是也夫天之道陰陽不同時則當寒而燠者逆道也人之理哀樂不

同日則忌日接見賔客笑談如故者逆理也君子愛人以德君其勿深咎予哉客再拜曰先生教我矣作忌日答問

招魂葬答問 李濂

嘉靖丁酉冬十一月十日汴馬生北赴南省試渡河走冰壞其舟溺而死求其尸逾月不可得其家擬招魂葬焉乃質於李子曰招魂葬有諸李子曰史傳有之禮家之所不取也吾聞葬也者藏也所以藏其形於地下以

安厝也故椁周於棺棺周於身非身無棺非棺無椁也苟無其身而招魂葬焉則於義為窒於德為悖於禮為不物何也亡者不可以假存無者不可以偽有也是故禮經無招魂葬之文漢魏以還或有冒為之者而袁瓌荀組干寶孔衍之徒咸著論以非之可謂通神明之故知鬼神之情者矣且人之死也歸神於天歸形於地故延陵季子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故聖人制為殯葬之禮本以掩厭形骸不以安魂為事

既葬之日迎神而返於家盖孝子之心不忍一日離也詩曰祖考來格知自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宜也故墓以瘞骨廟以棲神此古今之通禮也乃若失形於彼穿壙於此誌石明器無柩可依若堂若坊虛丈是尚反乎人情戾乎聖典王者所宜禁也嗟乎閉靈爽於沉魂之域是不仁也樹松楸於空棺之冡是不知也仁知亡而人之道熄矣豈孝子事親之心哉由是知招魂而葬乃委巷之陋習非先王之遺制也豈可乎哉曰招

魂之篇見諸楚辭何也曰非是之謂也古者人死則使人以其上服升屋而號曰皐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蓋猶冀其復生也而荊楚之俗或以是施之生人故宋玉憫其師屈原無罪放逐恐其魂散而不復還乃托帝命假巫語以招之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而盡哀以致禱耳豈謂招魂而葬之耶曰橋山之冢葬其衣冠何也曰好事者爲之也按大戴禮孔子論黃帝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

敎百年史稱黄帝在位百年壽百十有一歲豈有騎龍上天之事乎世傳葬衣冠於橋山者謬也曰然則當如之何曰闔門眷屬宜於遭溺之地備迎神之禮括髮徒跣號呼於塗而迎之以歸祠廟以妥之木主以依之祝辭以告之牲醴俎豆以饗之哭泣躃踊以哀之三年而除其服歲時舉祀如常儀則庶乎其可也

毀舟對　皇甫方

東教公子問於通方先生曰聖王制器尚象舟楫輿馬吳

郡巨麗巨艦接艫識治者惡夫崇奢之病禮也議將毀舟示以甲令先生曰不然先王有因民之政而民宜之舟楫之利博矣用之聚族逆女以洽嘉禮用之送死弔喪以崇厚德用之祖遠餞近以暢離緒用之登山臨水以宣幽思胡盍於政而欲毀之哉且疊樓島峙不僭於瓊構之翬飛也錦颿霞舉不夸於雕墻之衣繡也軒晃之照水不多於緹帷之竟道也終宴之所費不浮於一饗之玉饌也芳辰之綴賞不曠於窮年之游手也采蓮之靚女不荒於倚市

之明艷也中流之簫鼓不闐於閭巷之絲管也何舍彼而亟此蓋事有緩急物有大小治有先後政有因革今瑤臺無恙而餘皇被災狐鼠當道而鷁首蒙戮里猾怙勢而榜人受禍囂訟繁興而櫂歌輟響殆非所以名和氣弭怨聲也吳之侈靡昂貴比肩操贏繼踵久矣成周風在四方先王不强而同蜉蝣之刺不能齊之以儉沮洳之譏不能挽之以奢使蘭舟桂楫不泛於朝夕之池危冠袨服不靚於長洲之苑襍賄奇貨不鬻於吳趨之肆陳粟紅腐不儲於

海陵之倉巨商良賈不通於閭閻之金而上錯之賦可不登於天府之國庶一切盡廢之乎今夫舟之習於水猶車馬之習於陸也為之飾以珠玉錯以金貝被以繢罽藉以簟笰鏤以鈎膺文以輪轅約以鞗革和以鳴鸞非不麗也乃猶屏騎於周行而脫駕於魯道也未見其可也寧民者浸以湛恩潤以鴻澤惟恚康衢無鼓腹之夫南畝乏媚我之婦顧戒其樂胥坐而愁鬱止其笑歌起而呻吟曷故焉昔季子入晉見今室惡而故室美新

墻庳而舊墻高歎曰民力竭矣吴舟雖麗亦故室舊墻也民實不堪漸自庳惡耳若昔管仲沐枝而塗無慼期之役晏嬰棄車而民罷擊轂之戲致治有本導民有機故曰民可感而興也二子之謂矣哲侯良吏勅躬閉心端軌務實達權挈要在宥去甚斯民將有率履從教改行安節而嚮化者焉毁舟何為哉

答西北墾田水利問　郝德溥

頃者或建議西北多空棄地誠度地宜導水溉灌其區

計可墾田無慮鉅萬衆論或然或否而未得堅決也
客儼然造予而問曰子試籌興之孰與無興便予應之
曰玆役之不易就固矣必排首議而曰無庸有事於民
則誰不能者然語有之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
永寧玆役之巨利有五雖費且勞未可以已也請借前
著為客具籌之西北故稱沃壤乃今一望萑葦若石田
無所用之豈土膏顧與古殊哉水利不興而民無所蓄
洩也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可使萑葦之場盡為庾廩其

利一國家都燕北迺獨仰東南為命緩急或不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奥區譬之富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其利二東南之漕輓率數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漸省漕輓以紓東南其利三敵故利於騎不利於步舉邊地而盡溝洫之令敵騎不得長驅是閭井之界皆金湯也其利四塞上之卒土著者少遠募則餉費不貲班戍則奔命疲勾補則多逋亡閭閻徒困而伍虛自若田墾而又萃兵且取諸土著而足可

漸罷一切以便民其利五昔史起導漳於鄴封鄭國溉
鹵於涇渠白公借灌於谷口馬援設利於洮濵古之興
水利者皆西北也奈何獨於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地
曠水夷疏引易徧東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耜趾靡
煩東南之時不與也遼海青徐有海之饒無潮之患東
南之勢不與也彼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愚竊以為計
過也客曰水利之益則吾既得聞命矣顧謂其功可必
就則吾猶惑焉墾田之用夫至夥也計户而役之則民

怨作捐金而募之少直則民不應募多直則內帑匱勸民自為之則民或應或不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者安所持而報命使者急於報命而督民役則吾懼民之騷也將舉內帑數十萬金而捐之壑往者膠苐之役可鑒已予曰唯唯否否自古興大利者不急近功今必特遣使者計歲月而督之吾不敢必其不若予之虞也然吾以為可不煩專官而集也葢昔者鼂錯之議實邊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而邊富何也爵者民

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畏也懸其所甚欲與其所
甚畏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獨可遣使者按行郡邑計
其水可濬田可墾者彙奏而籍諸部因為下令曰有能
墾田百畝者爵何能墾田千畝者爵何墾者以報郡邑
長中丞覈奏而爵之略如今輸粟拜官者而為之差夫
輸粟拜官者動計數十年近乃十餘年今以田成稅而
官之利速官者必爭赴此矣則又為下令曰除大辟不
贖外其他罪當戍者墾田若干免當徒者墾田若干免

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聚奏而赦之民得以其力與財贖罪又必爭赴矣則又為下令曰邊將能以其卒墾田千畝者賞若何墾萬畝者賞若何督撫聚奏而給之賞與陣功等赴敵之與闢田安危異究也今且不憚捐其軀於鋒鏑以爭賞而謂不競於闢田吾不信矣若是行之數年水利宜可興半廼復以其半之入而募民畢治其有不易就者免其與捐積帑而行惡于民功相萬也客曰此於水利計則可耳顧民得以墾田拜爵則開納

寡得以除罪則輕犯法將得以此受陣賞則不競戰子將謂何予復應之曰國家得田以為永利積十年而田之入固與金相當矣此何啻倍得金也大辟則既不之赦矣彼當戍與徒者則墾田之勞費斯亦足懲矣若必曰重創之民乃不犯則如今之戍且月廩焉又安在其重創乎食足而兵寓此所謂不戰之勝也夫使將之以不戰勝也固愈於戰勝又況乎臨敵之賞罰固在也於是客逌然笑曰善哉若子之言有百世之利而無一朝

之患計無便於此矣逡廵再拜而退

股對 沈堇

甲子之冬十月既望緣崖子患股疾舉足踧踖弗良於行呻吟二旬罔克出户愀然視股責之曰予禀氣於靈鈞受形於大塊乾生坤成氤氲化醇得父母之大造同一體以相分期肖形於天地為宇宙之完人廼進弗能振足青雲之上逍遥廣寒之廷履歷崇階升華陟要股眾人世予之負我其罪一也退弗能成股執隨蘧篨磬

折健步風馳趨蹌榮貴之門奔走炎勢之途逡廵退縮
委蛇自如予之負我其罪二也夙遭羈宂骨肉傷殘辱
我公庭屈體高貴之傍跪伏庸豎之側奔走昕夕進退
維谷其行趦趄予之負我其罪三也兹者沈痾月餘肌
腐肉爛神形彫瘁足躩傴僂疾痛罔伸南窻偃仰高卧
呻吟余何負於予待余之酷烈耶股忽應聲曰嗟嗟君
何見之黷也吾聞達士明屈伸之幾哲人達進退之義
尺蠖屈以求伸龍蛇蟄以存身塞馬非妖丈離獲倖兹

常物之大經玄造之至妙也吾與君一體而分卷舒伸蹜舉足相親受形乾坤無貴無賤無富無貧其形一也君之弗能奮騰雲霄徂陟華要非我也命也弗能趨蹌公門躡足權貴非我也志也屈辱公庭折膝庸吏非我也運也是故樂天知命者為至人養高尚志者為達士識時貞運者為通儒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古人鮮體世紛達觀時變嵇康箕踞而含輝無趾蹲足而闇美孫子傷刖而强齊顏子墮體而希聖范睢折骼而伯秦司

馬臏脚而登相之數子者明乎榮辱之分知乎吉凶之幾植乎功業之本明乎常變之宜皙乎順逆之理故能建偉績於當時茂聲稱於後世士之窮達不在形體間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醫三折肱術高天下君子體受歸全庸是道也子何罪於我哉子何罪於我哉方將與君高蹈遐軌遨游乎棲霞之嶺登眺乎紫雲之巔濯足清泉持竿釣舫歌滄浪而坐石流憩閒曠追往哲之逸駕遊生人之坦途察陰虛忘得喪敦仁安土和其

天倪豈以畏限裂夤厲薰心哉緣崖子皤然而作怡然而康曰諾敬聞命矣甫浹旬而疾瘥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六